
四庫全書
經部

五禮通考卷六十六

刑部尚書秦蕙田撰

吉禮六十六

宗廟制度

禮記月令孟冬之月命工師效功陳祭器案度程毋或作為淫巧以蕩上心必功致為上物勒工名以考其誠功有不當必行其罪以窮其情注霜降而百工休至此物皆成也工師工官之

長也效功錄見百工所作器物也主於祭器祭器尊也度謂制大小也程謂器所容也淫巧謂奢偽怪好也蕩謂搖動生其奢淫刻勒刻也刻工姓名於其器以察其信知其不功致也功不當者取材美而器不堅也 疏於是之時冬閑無事命此工官之長效實百工所造之物陳列祭器善惡案此器舊來制度大小及容受程限多少或有也勿得有作過制之巧以搖動在上生奢侈之心必功致為上者言作器不須靡麗華侈必功力密致為上又每物之上刻勒所造工匠之名於後以考其誠信與否若其用材精美而器不堅固則功有不當必行其罪罰以窮其詐偽之情百工造作器物則諸器皆營經直主於祭故云祭器尊也

方氏慤曰功即工之所成者效與效馬效羊之效同義蓋呈效之也工之所成具乎器故繼言陳祭器焉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故以祭器為主因其陳而案之以度程近取諸身而手有寸長短之數所起也夫是

之謂度遠取諸物而禾有黍多少之數所起也夫是之謂程案則據此以驗彼也案以度則制之長短無不中度案以程則程功之多少無不中程

周禮地官鄉師正歲稽其鄉器比共吉凶二服閭共祭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注祭器者簠簋鼎俎之屬閭胥主集為之疏云祭器簠簋者案特牲同姓用簋少牢皆用敦同姓者乃用簋今言簋者况義耳

蔡氏德晉曰此先王教民使成禮俗之要法也葢教民必以禮樂而行禮樂必有其器然五禮六樂之器繁多民不能戶制而家造也惟鄉吏集合衆材以為

之而後比閭族黨之間莫不有其器以為行禮樂之具使其民於鼎爼之旁樽罍之下琴瑟鐘鼓之間無日而不周旋狎習焉所以人人知禮樂之意而成粹美之俗也或疑吉凶二服人當自製何為欲比長集為之然考傳云命婦成祭服記云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則自庶士以下祭服或不能自備又考古之喪服其變除之節甚煩恐喪家非士大夫之富厚者亦不能一一詳備又有弔服非所常

用者今比長預集五家之財為吉凶二服藏之以待用用畢復收藏之以待復用固良法也至如記言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則自命士以下吉凶禮樂之器俱不能自備可知今有閭師族師以及州長鄉大夫等集合衆財為之則器無不備而禮人人可行矣

夏官小子釁邦器注邦器謂禮樂之器及祭器之屬雜記曰凡宗廟之器其名者成則釁之以猳豚　疏祭器即籩豆俎簋尊彝器皆是

禮記王制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注造為也疏皇氏云此謂有地大夫故祭器不假若無地大夫則當假之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謂無地大夫也

曲禮大夫士去國祭器不踰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注此用君禄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疏祭器不踰竟者既明出禮先從重物為始也踰越也此祭器是君禄所造今既放出故不得自隨越竟也注云此用君禄所作取以出竟恐辱親也無德而出若猶濫用其器是辱親也隱義云嫌見奪故云恐辱親也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者寓猶寄也既不將去故留寄其同僚必寄之者冀其復還得用也魯季友奔陳國

人復之傳曰季子來歸是也又曰寓寄也與得用者言寄覬已復還者此觧言寄之義也夫物不常用則生蟲蠹故寄於同官令彼得用不使毀敗冀還復用大夫士義皆然也

馬氏晞孟曰君之於臣也在竟則有賜環之禮在他國則有幣召之禮故孔子在陳未嘗不思歸魯孟子去齊未嘗不思反予夫豈悻悻然若小丈夫示其必不復哉此祭器所以必寓也昔微子去殷抱祭器而之周者抱君之祭器也抱已之祭器不可也抱已之祭器猶不可況春秋之時有載祏而行者有載寶而

歸者甚有至於巳邑自隨者此君子之所疾也傳曰臣之禄君實有之義合則進否則奉身而退若孔悝南宫敬叔孫林父之徒豈知此哉

凡家造祭器為先犧賦為次養器為後無田禄者不設祭器有田禄者先為祭服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為宫室不斬於丘木注大夫稱家謂家始造事犧賦以稅出牲無田禄者祭器可假有田禄者祭服宜自有粥賣也丘壟也不粥不衣不斬廣敬也　疏家造大夫始造家事也崇敬祖禰故祭器為先諸侯大夫少牢此言犧謂牛即是天子之大夫祭祀賦斂邑民共出牲牢故曰犧賦養器共養

人之飲食器也自贍為私宜後造有地大夫祭器祭服俱造則先造祭服乃造祭器此言造祭器為先者對犧賦養器為先其實在祭服之後也然大夫及士有田祿者乃得造器猶不具唯天子大夫四命以上者得備具若諸侯大夫非四命無田祿則不得造故禮運云大夫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據諸侯大夫言之也若有田祿雖得造祭器必先為祭服後為祭器耳緣人形參差衣服有大小不可假借故宜先造而祭器之品量同官可以共有
可暫假也

呂氏大臨曰犧賦亦謂器也犧牲之器如牢互盆簝之屬也賦兵賦也其器如弓矢旗物戈劍之屬也孟子曰惟士無田則亦不祭牲殺器皿衣服不備故也不祭則薦而已與庶人同故不設祭器也有田祿則牲殺器皿衣服皆不可不備祭器所以事其先粥之則無以祭無以祭則不仁也祭服所以接鬼神衣之

則褻褻之不敬也丘木所以庇其宅兆為宮室而斬之是慢其先而濟吾私也是亦不敬也

方氏慤曰以無田祿者不設祭器故禮運以祭器不假為非禮以有田祿者必具祭器故王制以祭器不假為禮此其辨也

表記君子敬則用祭器注謂朝聘待賓客崇敬不敢用燕器也

曲禮祭服敝則焚之祭器敝則埋之龜筴敝則埋之牲死則埋之注此皆不欲人褻之也焚之必已不用埋之不知鬼神之所為　疏若不焚埋之或用之為褻慢鬼神之物所以焚之埋之異者服是身著之物故焚之牲器之類並為鬼神之用雖敗不知鬼神用與不用故埋之埋之猶在焚之則消故焚埋異也

張子曰祭器祭服以其常用於鬼神不敢褻用故有

焚埋之理

禮運大夫具官祭器不假聲樂皆具非禮也注臣之奢富擬於國

疏天子六卿諸侯三卿卿大夫若有地者則置官一人用兼攝羣職不得官官各須具足如君也祭器不假者凡大夫無地則不得造祭器有地雖造而不得具足並須假借若不假者唯公孤以上得備造故周禮四命受器鄭云此公之孤始得有祭器者也大夫自有判縣之樂而不得如三桓舞八佾一曰大夫祭不得用樂者故少牢饋食無奏樂之文唯君賜乃有之非禮也者若大夫並為上事則為非禮也君敗亂之國也孔子謂管仲官事不攝焉得儉

周氏諝曰以官事不攝與聲樂皆具為非禮則然矣以祭器不假為非禮則誤矣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果大夫祭器猶且假之則燕器蓋未嘗有殆非先王養成德者之義也

郊特牲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便其利也所以交於神明者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疏宗廟之器共事神明不可因便以為私利

孟子牲殺器皿衣服不備不敢以祭

蕙田案宗廟之器莫重於彝瓚尊罍簠簋鼎俎籩豆顧其用之也有漸其陳之也有助所

謂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者葢亦詳矣尊爵所以陳明水酒醴必先以遂鑑取之以茅沸之以勺挹之以巾冪覆之如是而可以獻也籩簋所以陳黍稷必先以饎爨饎之以七盛之而後可以薦也若夫牲牢之用則在滌也有楅衡焉絼焉其牽之也有紖焉其殺而肆之也有鸞刀焉互焉盆焉簝焉其熟之也有雍爨焉牛羊豕之鑊焉其載於鼎也有扃焉

冪焉其自鼎而俎也有匕焉畢焉其於鉶也
有柶以祭焉自鉶而薦也有登焉而後可以
饋也至其進於鬼神又必盥而洗之罍洗槃
匜篚枓之設於是先焉鍑鬲甗甑則鑊之屬
也氷鑑所以禦暑也杖鹵所以御老也若夫
几席則神之所憑藉也次則尸之所更衣也
此尤其鉅焉者記曰祭者所以追養繼孝也
嘉薦普淖非徒簠簋俎豆為禮器而已今自

几席而下羅而列之為物三十有六於是見孝子之用心矣其他𩰫齋槩散之屬雖非宗廟所用而為祭祀之所需者亦因以附見從其類也

蕙田案以上通論祭器

周禮春官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辨其用與其位

注五几左右玉彫彤漆素五席莞藻次蒲熊用位所設之席及其處

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依前南

鄉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注於依前為王設席左右有几優至尊也鄭司農云紛讀為豳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純緣也繅讀為藻率之藻次席虎皮為席書顧命曰成王將崩命太保芮伯畢公等被冕服憑玉几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畫謂雲氣也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　疏司農云紛讀為豳於義不安故更云又讀為和粉之粉謂白繡也純讀為均服之均者案僖五年左傳卜偃云均服振振取虢之旂貫服杜君等皆為均均同也但司農讀為均均即準音與純同故云純緣也云繅讀為藻率之藻者讀從桓二年臧哀伯云藻率鞞鞛鞶厲游纓此並取彼義也云次席虎皮為席者此見下有熊席故為虎皮後鄭不從也引尚書者證王憑玉几之義也玄謂紛如綬有文而狹者此見漢世綬是薄帔有文章而狹以為席之

緣故言之也鄭知繅席削蒲蒻展之編以五采若今合歡矣者漢有合歡席如此故還舉漢法況之也云畫為雲氣也者鄭於經但單言畫皆以畫雲氣解之蓋五色雲為之文也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者鄭亦見漢世以桃枝竹為席有次第行列成其文章故言之也

祀先王昨席亦如之注鄭司農云昨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玄謂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后諸臣致爵乃設席　疏祀先王謂宗廟六享皆用上三種席酢席謂王酳尸尸酢王受酢之席亦如上三種席故云亦如之司農云酢席於主階設席王所坐也者此約鄉飲酒禮主人在阼階賓在戶牖主人受酢王行飲酒禮亦然此酢文承祀先王下即是祭禮受尸酢不得為凡常飲酒禮故後鄭不從也後鄭知王有受尸酢法者謂若鬱人注引特牲少

牢此注亦取彼義故云尸卒食王酳之卒爵祝受之又酌授尸尸酢王於是席王於戶內也案特牲少牢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王於受酢即設席者優至尊與大夫士禮異知席王在戶內者約特牲主人受酢時在戶內之東西面也云后諸臣致爵乃設席者此亦約特牲夫婦致爵之時有席若然王於酢有席與彼異至於后即與彼同者禮有損之而益故后不得與王同宜同士禮案特牲無致爵於賓長之法而此言諸臣致爵者此王於諸臣亦無致爵禮此致爵謂酳尸訖主人獻賓長於西階之上謂之致爵也特牲主人致爵於主婦席於東房中此后亦然其諸臣案特牲獻賓長於西階上無席獻訖以薦俎降降設於西階下亦無席此諸臣有席者亦是王之臣尊宜設席乃以薦俎降設於席東也

鄭氏鍔曰以書攷之其設席皆以數重席為言莞筵在地不重者也繅席次席加於筵上蓋皆重焉與莞

然為五重則與禮記之說合矣天子之席重而為五則下文諸侯之亦重可知

易氏祓曰於室中西鄉而受之非南鄉也亦言昨席則無几也所同者席而已矣

諸侯祭祀席蒲筵繢純加莞席紛純右彫几注繢畫文也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疏此經論諸侯禘祫及四時祭祀之席皆二種席也上文畫純者畫雲氣此云繢即非畫雲案繢人職對方為繢是對方為次畫於繒帛之上與席為緣也云不莞席加繅者繅柔嚅不如莞清堅又於鬼神宜者案上文天子祭祀席與酢席同此下文諸侯受酢席下莞上繅今祭祀席下蒲上莞故鄭以下文次此但今諸侯祭祀席不亦如下文莞席加繅者以其繅柔嚅不如莞清堅於鬼神宜即於生人不宜故下文生人繅在上為宜也又不以繅在莞下者繅尊不宜在莞下故用蒲替之也

昨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筵國賓於牖前亦如之左彤几注昨讀亦曰酢鄭司農云禮記國賓老臣也為布筵席於牖前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後言几者使不蒙如也朝者彤几聘者彤几疏諸侯酳尸酳尸酢主君亦於戶內之東西面設此二席及筵國賓在牖前亦如之亦如同二種席也几席雖同但上文凡神則右几此文生人則左几也又別云左彤几者謂國賓之中有諸侯來朝亦有孤卿大夫來聘若朝者則彤几蒙亦如之聘者席雖與同几則用彤故別云左彤几使不蒙如也先鄭云禮記國賓老臣也者案禮記王制有四代養國老庶老於學之事彼國者謂卿大夫致仕庶老謂士之致仕者先鄭據此文而云國賓老臣也後鄭不從者未見朝聘之賓而言已國老臣於義不可故不從也玄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者案大小行人及司儀賓謂諸侯客謂其臣今此經唯云賓而

兼云孤卿大夫者對文賓客異通而言之賓客一也以大司徒云大賓客令野修道委積小司徒云小賓客令野修道委積是賓客通用之義也案公食大夫禮云司空具几與蒲筵加萑席又云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彼注云謂三命大夫也孤為賓則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聘禮將賓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引公食大夫云云此筵上下大夫也又引此筵國賓下至彤几云筵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與以此而言則筵諸侯與孤用莞筵繅席而卿大夫則用蒲筵萑席今總云國賓孤卿大夫同莞繅者此廣解國賓之義其食如公食大夫及聘禮之注也若然此注云朝者彤几聘者彤几彤几亦謂孤也依彼聘禮注卿大夫用漆几者以其天子用玉諸侯用彤孤用彤卿大夫用漆几差次然也案禮記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今天子唯三重諸侯二重者彼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祫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

皆用此三重席耳故此唯見三重席也諸侯三重上公當四重亦謂大祫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已下特牲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為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

王氏詳說曰天子昨席與祭祀席同諸侯昨席與祭祀席異蓋天子至尊可與鬼神同其席諸侯則否亦猶天子昨酒用醴齊與鬼神同其尊諸臣之昨酒用醆與鬼神異其尊昨酒昨席不同如此然去昨席則無几祭祀其人馮几乎

王氏以諸侯左彤几為祭祀之時下筵國賓則不設几曾不知鬼神之几居右人道之几居左如以左彤几以待鬼神則上文之諸侯祭祀右彤几如以左彤几為諸神之所自馮而用於祭祀之間是非所以禮鬼神然則彤几用之於筵賓者正所以待賓也

書顧命牖間南嚮敷重篾席黼純華玉仍几傳篾桃枝竹白黑雜繒緣之華彩色華玉以飾憑几仍因也因生時几不改作此見羣臣覲諸侯之坐

西序東嚮敷重底席綴純文貝仍几傳東西廂謂之序底蒻苹綴雜彩有文之貝飾几此旦夕聽事之坐

東序西嚮敷重豐席畫純雕玉仍几傳豐莞彩色為畫雕刻鏤此養國老饗羣臣之坐

西夾南嚮敷重筍席玄紛純漆仍几傳西廂夾室之前筍蒻竹玄紛黑綬此親屬私宴之坐故席几質飾　疏牖謂窗也間者窗東戶西戶牖之間也周禮司几筵云凡大朝覲大饗射

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扆扆前南向設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加次席黼純左右玉几彼所設者即此坐也又云戶牖之間謂之扆彼言扆前此言牖間即一坐也彼言次席黼純此言篾席黼純亦一物也周禮天子之席三重諸侯之席再重則此四坐所言敷重席者其席皆敷三重舉其上席而言重知其下更有席也此牖間之坐即是周禮扆前之坐篾席之下二重其次是繅席畫純其下是莞筵紛純也此一坐有周禮可據知其下二席必然下文三坐禮無其事以扆前一坐敷三重之席知下三坐必非一重之席敷三重但不知其下二重是何席耳周禮天子左右几諸侯唯右几此言仍几則四坐皆左右几也鄭玄云左右有几優至尊也此篾席與周禮次席一也鄭注彼云次席桃枝席有次列成文鄭玄不見孔傳亦言是桃枝席則此席用桃枝之竹必相傳有舊說也鄭注此下則云篾析竹之次青者王肅云篾席纖蒻苹席並不知其所據也考工記云白與黑

謂之黼釋器云緣謂之純知黼純是白黑雜繒緣之葢
以白繒黑繒錯雜彩以緣之鄭玄注周禮云斧謂之黼
其繡白黑采也以絳帛為質其意以白黑之線縫刺為
黼文以緣席其事或當然也華是彩之別名故以為彩
色用華玉以飾憑几也鄭玄云華玉五色玉也仍因也
釋詁文周禮云凡吉事變几凶事仍几禮之於几有變
有仍故特言仍几以見因生時几不改作也此見羣臣
覲諸侯之坐周禮之文知之又覲禮天子待諸侯設斧
扆於戶牖之間左右几天子衮冕負斧扆彼在朝此在
寢為異其牖間之坐則同東西廂謂之序釋宮文孫炎
曰堂東西牆所以別序內外也禮注謂蒲席為蒻苹孔
以底席為蒻苹當謂蒲為蒲蒻之席也史游急就篇云
蒲蒻藺席蒲蒻謂此也王肅云底席青蒲席也鄭玄云
底致也篾纖致席也鄭謂此底席亦竹席也凡此重席
非有明文可據各自以意說耳綴者連綴諸色席必以
絲為緣故以綴為雜彩也貝者水蟲取其甲以飾器物

釋魚於貝之下云餘蚳黄白文餘泉白黄文李廵曰貝甲以黄為質白為文彩名為餘蚳貝甲以白為質黄為文彩名為餘泉有文之貝飾几謂用此餘蚳餘泉之貝飾几也此旦夕聽事之坐鄭王亦以為然然牖閒是見羣臣覲諸侯之坐見于周禮其東序西嚮養國老饗羣臣之坐者案燕禮云坐於阼階上西嚮則養國老及饗與燕禮同其西序之坐在燕饗坐前以其旦夕聽事重於燕飲故西序為旦夕聽事之坐夾室之坐在燕饗坐後又夾室是隱映之處又親屬輕於燕饗故夾室為親屬私宴之坐案朝士職掌治朝之位王南面此西序東嚮者以此諸坐並陳避牖閒南嚮覲諸侯之坐故也王肅說四坐皆與孔同釋草云莞苻蘺郭璞曰今之西方人呼蒲為莞用之為席也又云薜鼠莞樊光曰詩云下莞上簟郭璞曰似莞而纖細今蜀中所出莞席是也王肅亦云豐席莞鄭玄云豐席刮凍竹席考工記云畫繢之事雜五色是彩色為畫蓋以五彩色畫帛以為緣鄭玄

云似雲氣畫之為緣釋器云玉謂之彫金謂之鏤木謂之刻是彫為刻鏤之類故以刻鏤解彫雜以金玉刻鏤為飾也西廂夾室之前者下傳云西房西夾坐東東房東廂夾室然則房與夾室實同而異名天子之室有左右房房即室也以其夾中央之大室故謂之夾室此坐在西廂夾室之前故繫夾室言之釋草云筍竹萌孫炎曰竹初萌生謂之筍是筍為蒻竹取筍竹之皮以為席也紛即組之小別鄭玄周禮注云紛如綬有文而狹者也然則紛綬一物小大異名故傳以玄紛為黑綬鄭於此注云以玄組為之緣周禮大宗伯云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鄭玄云親者使之相親人君有食宗族飲酒之禮所以親之也文王世子云族食世降一等是天子有與親屬私宴之事以骨肉情親不事華麗故席几質飾也

儀禮士虞禮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注有几始鬼神也疏經几席具有注唯

云几者以其大斂奠時已有席至此虞祭乃有几故也檀弓云虞而立尸有几筵筵則席虞祭始有者以几筵相將故連言筵　藉用葦席疏謂先陳席乃陳黍稷於上是所陳席藉薦黍稷也　祝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注右几於席近南也

士虞禮記尸出執几從席從注几席素几葦席也以几席從執事也　尸出門右南面席設於尊西北東面几在南

特牲饋食禮几席陳於西堂　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注為神敷席也至此使祝接神

少牢饋食禮司宮筵於奥祝設几於筵上右之注布陳神坐也

室中西南隅謂之奥席東面近南為右

有司徹司宮筵於戸西南面注為尸席也又筵於西序東面注為侑席也

禮記禮器鬼神之祭單席疏鬼神單席神道異人不假多重故單席也

陳氏祥道曰周官之法祀先王之席如朝覲饗射之數而天神之祭則藁鞂而已此言鬼神之祭單席者非周制也

陳氏禮書司几筵之席莫貴於次席而次席黼純書之席莫貴於篾席而篾席亦黼純孔安國以篾席為

桃枝席鄭氏以次席為桃枝席葢有所傳然也司几筵王筵有莞而無蒲純有黼而無繢諸侯筵有蒲與莞席有莞繅而無次純有繢而無黼則蒲不如莞繢不如紛紛不如畫而斷割之義又王之所獨也司几筵王席三諸侯席二鄉飲鄉射大夫士一而已禮器曰禮有以多為貴者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郊特牲曰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舉重數也司几筵王之朝祀席皆三諸侯祭祀席二禮器曰禮有

以少為貴者鬼神之祭單席非祀廟之禮也司几筵諸侯筵國賓莞筵紛純加繅席畫純公食大夫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鄭氏釋聘禮謂蒲筵萑席筵上下大夫也莞筵繅席筵孤也公食大夫大射賓有加席燕禮之賓無加席鄭氏曰燕禮私臣屈也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公食大夫蒲筵常萑席尋匠人明堂度九尺之筵純緣之制上不過黼下不過緇布其卷之也必自末其奉之也如橋衡敷必請鄉升

必由下主人敬客則請為席客敬主人則徹重席侍
所尊者敬無餘席為人子者坐不中席食坐則前席
虛坐則後席有憂者側席有喪者專席此禮之大畧
然也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
無異席則祀先公亦用之矣賈公彦釋禮器謂天子
大祫席五重禘祭四重時祭三重上公大祫四重諸
侯大祫三重禘與時祭同二重其言無所經見然書
皆言敷重席毛氏釋詩亦曰設重席則王之次席繅

席皆重焉與莞筵而五諸侯繅席亦重焉與蒲筵而三其數適與禮器合矣

周禮天官冢宰享先王亦如之贊玉几注玉几所以依神天子左右玉几疏不云大者欲見宗廟六享同然云天子左右玉几者此是司几筵文彼所云者謂王受諸侯朝覲會同所設今此享先王鬼神之几亦與天子平生同故引為證

儀禮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横執几進授尸於筵前尸進二手受於手間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於筵上左之南

縮不坐注衣袖謂之袂拂去外拂之也推拂去塵示新受從手閒謙也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　卒奠　右几

周禮春官司几筵凡吉事變几注吉事王祭宗廟祼於室饋食於堂繹於祊每事易几神事文示新之也

禮記祭統鋪筵設同几為依神也注同之言詷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也　疏詷共也人生時形體異故夫婦別几死則魄氣同歸於此故夫婦共几鄭注以某妃配儀禮少牢文謂祭夫祝辭不但不特設辭亦不特設其几祝辭與几皆同於夫也故鄭注司几筵云祭於廟同几精氣合也席亦共之必云同几者筵席既長几則短小恐其各設故云同几也

張子曰鋪筵設同几疑左右几一云交鬼神異於人故夫婦而同几又曰鋪筵設同几只設一位以其精神合也後又見合葬孔子善之知道有此義然不知一人數娶設同几之道又何如此未易處

陳氏樂書曰人道則貴別神道則貴親故葬則同穴而祭則同几也同几所以依神

陳氏禮書周禮司几筵五几莫貴於玉書之四几莫貴於華玉几則玉几者華玉几也王設几於左右優

至尊也諸侯而下或設之左或設之右適事之宜也諸侯祭祀席右几筵國賓左几則祭祀陰事也故右之筵國賓陽事也故左之士虞禮布席於室中東面右几少牢祝設几於筵上右之有司徹尸奠几於筵上左之卒餕而厭祭設右几鄭氏謂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是也然鬼神雖長右而長右不必皆鬼神故甸役亦右几以甸役陰事故也鄭氏以甸役右几為貉祭然經言甸役而不言甸役之祭鄭氏之說其

果然乎司几筵吉事變几凶事尚質而几常仍故也孔安國以書之仍几為因生時之几不改作誤矣詩曰肆筵設席授几有緝御昏禮主人拂几授校（校几足）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於序端受宰几攝之（一手受之）以授賓賓進訝受（賓以兩手於几兩端執之）有司徹主人降受宰几二手橫執以授尸尸二手橫於手間則席常設於賓未至之前几常授於行禮之際其將授也必拂（曲禮）曰進几杖者拂之士昏禮主人拂几鄭氏曰外拂之也聘禮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宰內拂几三盆於敵以

下外拂於尊者內拂皆拂之三其授之或受其足或受於手間其避拜送也或以几辟昏聘禮皆以几有辟者以賓卑故也或不以几辟有司徹不云以几辟者尊尸也其敬父母不傳內則父母枕几不傳其謀於長者必操以從是皆稱情以為文故也禮王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祀先王酢席皆玉几諸侯祭祀彫几酢席筵國賓彤几凡甸役漆几鄭氏謂諸侯朝者彫几聘者彤几聘者孤彤几卿大夫其漆几鄉然禮於祭祀言彫几而朝者不與於國賓言彤几則無聞

於孤卿大夫不知鄭氏何據云然邪馬融曰几長三尺阮諶曰几長五尺高二尺舊圖几兩端赤中央黒蓋各述其所傳然也覲禮天子設斧扆左右玉几司几筵大朝覲大饗射封國命諸侯王位設黼依左右玉几几所憑以安者也王於朝覲會同立而不坐曲禮曰天子當依而立曰覲當宁而立曰朝明堂位曰天子負斧扆而立非有所憑也然必設几者鄭氏釋太宰謂立而設几優至尊也荀卿曰周公負扆而坐諸侯趨走堂下得非所傳聞者異歟

儀禮昏聘公食大夫皆有几冠禮醴賓鄉飲酒鄉射及燕賓無几皆輕重之別也喪或同時在殯則每敦異几鄭氏曰敦讀曰燾燾覆也及祭則同几生事鬼事之別也几不特施於行禮而已燕居亦有焉士喪禮所謂燕几是也不特施於燕居而已田役軍旅亦有焉周禮甸役右漆几春秋之時智伯在軍投之以几是也晉伐偪陽城荀偃士匄請班師智伯怒投之以几出於其閒不特所憑以安而已死者用之拘足尸與嫁者或用以乘車士喪禮綴足用燕

几曲禮尸必式乘必以几昏禮婦乘以几是也

蕙田案以上几席

周禮天官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注共之者掌次當以張疏供與掌次使張之

掌次凡祭祀張尸次注尸則有幄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帳疏尸尊故别張尸次司農云更衣帳者未祭則常服至祭所乃更去常服服祭服也

陳氏禮書掌次凡祭祀張其旅幕張尸次鄭氏曰旅衆也公卿以下即位所祭祀之門外以待事為之張

大幕尸則有幄考之幕人祭祀共其帷幕幄帟綬帷設於旁幕設於上幄則四合如屋者也帟則平帳承塵者也掌次於旅言幕於尸言次則次不得用幕而已鄭氏謂尸則有幄是也特牲禮迎尸於門外尸入門左少牢禮祝出迎尸於廟門外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則次設於西塾矣尸次設於西塾則旅幕設東塾矣

蕙田案以上尸次

秋官司烜氏掌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以共祭祀之明齍明燭共明水

陳氏禮書淮南子曰陽燧見日則然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王充論衡曰陽燧取火於日方諸取水於月相去甚遠而火至水來者氣感之也鄭司農釋周禮謂夫發聲鄭康成謂夫遂陽遂也鑑鏡屬世謂之方諸然則鑒金為之則夫遂亦金矣内則以夫遂為金遂是也鑒之體方則夫遂圜矣世謂鑒為方

諸是也蓋離者陽中之陰於物為火坎者陰中之陽於物為水以金遂取火則以陽召陰以方諸取水則以陰召陽以陽召陰夫道也故謂之夫夫能遂事故謂之遂夫遂以義言鑒以體言於取火言夫遂於取水言鑒互相備也高誘曰方諸陰燧大蛤也熟摩向月則水生以銅盤受之下水數石觀漢之飲酎夕牲以鑒諸取水於月以陽燧取火於日漢書儀唐之李恭真嘗八九月中取蛤尺二寸試之得水數斗劉氏唐志則

取水亦以大蛤矣或謂之方諸葢其類也莊子曰木與木相摩則然文子曰木中有火不鑽不發故四時變國火者春取楡柳夏取棗杏季夏取桑柘秋取柞楢冬取槐檀而木燧取火葢不必然先儒謂晴則取火以金燧陰則取火以木燧然金燧以取明火特施於致嚴之時而已則凡取火皆木燧耳孰謂木燧有閒於陰晴耶

蕙田案以上夫遂鑑

易大過初六藉用白茅无咎

繫辭藉用白茅无咎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慎之至也

書禹貢包匭菁茅注匭匣也茅以縮酒

蔡傳菁茅所以共祭祀縮酒之用而又匣之所以示敬也

周禮天官甸師祭祀共蕭茅注鄭大夫云蕭字或為莤讀為縮束茅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下去若神飲之故謂之縮杜子春讀為蕭蕭香蒿也玄謂詩所云取蕭祭脂郊特牲云蕭合黍稷

臭陽達於牆屋故既薦然後焫蕭合馨香合馨香者是蕭之謂也茅以共祭之苴亦以縮酒苴以藉祭縮酒泲酒也醴齊縮酌

地官鄉師大祭祀　共茅蒩　注杜子春云蒩當為菹以茅為菹若葵菹也鄭大夫讀蒩為藉藉謂祭前藉也玄謂蒩士虞禮所謂苴刌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於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

春官司巫祭祀共蒩館　注杜子春云蒩讀為鉏鉏藉也館神所館止也玄謂蒩之言藉也祭食當有藉者館所以承蒩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刌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又曰祝盥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男巫掌望祀望衍授號旁招以茅　注旁招以茅招四方之所望祭者

禮記郊特牲縮酌用茅明酌也　注謂泲醴齊以明酌也周禮曰醴齊縮酌五齊醴尤濁和之以明酌糟之以茅縮之以茅縮去滓也明酌者事酒之上也名曰明者事酒今之醳酒皆新成也春秋傳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泲以酌酒酌猶斟也酒已泲則斟之以實尊彝昏禮曰酌玄酒三注於尊凡行酒亦為酌也

儀禮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　注苴猶藉也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左食取黍稷祭於苴三　注苴所以藉祭也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

耳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可乎

士虞禮記既饗祭於苴

春秋僖公四年左氏傳齊侯以諸侯之師伐楚曰爾貢包茅不入王祭不共無以縮酒

陳氏禮書茅之為物柔順潔白可以施於禮者也故古者藉祭縮酒之類皆用焉禹貢荊州包匭菁茅甸師祭祀共蕭茅鄉師大祭祀共茅蒩司巫祭祀共蒩館則茅有貢於方國者有共於甸師者甸師之茅有

入之鄉師有入之司巫則鄉師之所共者大祭祀也司巫之所共者凡祭祀也賈公彦曰甸師共茅與司巫司巫爲苴以共之此據祭宗廟也甸師氏送茅與鄉師謂祭天也孔子曰苟錯諸地而可矣藉之用茅何咎之有則茅不特藉祭而已士虞禮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饌於西坫上祝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佐食取黍稷祭於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特藉祭者也司尊彞醴齊縮酌記曰縮酌用茅明酌也縮然後酌則其縮不必束而立之

祭前鄭大夫謂束而立之祭前沃酒其上酒滲而下若神飲鄭康成謂將納尸以事其親為神疑於其位故設苴以定之其說皆不可考男巫望祀望衍旁招以茅國語置茅蕝設表望公羊曰鄭伯左執茅旌何休謂斷之曰藉不斷曰旌宗廟之中以迎道神指護祭者然則茅之所用豈一端哉故可以羃鼎可以御樞雜記或萡之以為豆實或包以通問好或索綯以備民用此茅所以可重也士虞有苴特牲少牢吉祭

無苴而司巫祭祀共蒩館則凡王祭祀有苴矣賈公彦謂天子諸侯尊者禮備於理或然後世祭有稈藁茅旌之類

蒐田萊以上蕭茅

周禮天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注以疏布者天地之神尚質以畫布巾冪六彝注宗廟可以文畫者畫其雲氣與疏此六彝皆盛鬱鬯以畫布冪之故云畫布冪六彝此舉六彝對上經八尊無鬱鬯以言宗廟有鬱鬯其實天地亦有秬鬯之彝用疏布宗廟亦有八尊亦用畫布互舉以明義也

凡王巾皆黼注四飲三酒皆畫黼周尚武其用文德則黻可

儀禮士虞禮冪用絺布注絺布葛屬疏絺布葛屬者絺綌以葛為之布則以麻為之今絺布並言則此麻葛雜故有兩號是以鄭云葛屬也

特牲饋食禮記冪用綌注冪用綌以其堅潔

籩巾以綌也纁裏注籩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烝裏之也舊說云纁裏者皆被

有司徹乃設扃冪

禮記禮運疏布以冪注冪覆尊也疏疏布謂粗布

陳氏禮書周官冪人祭祀以疏布巾冪八尊以畫布
巾冪六彝蓋八尊以獻及於天地故巾疏而不畫六
彝以祼施於宗廟故巾畫而不疏冪人言疏布巾則
畫用精者可知言畫布巾則疏之不畫可知巾以覆
為用象天之體畫必以黼天事武也鄭氏曰周尚武
畫黼其用文德則黻可又曰畫者畫其雲氣歟此皆
不可考也燕禮公尊冪用綌若錫大射冪用錫若絺
士喪冪用功布士虞冪用絺鄉飲酒士昏特牲冪皆

周綌少牢合尊皆有冪葢亦用綌以鄉飲酒知之葢人君尊也故燕與大射之冪用葛若錫冬夏異也人臣卑也故鄉飲昏喪祭之冪用葛而已冬夏同也然士冠禮禮賓贊禮禮婦聘禮禮賓皆用醴而無冪以醴質故也醮用酒亦無冪從禮子之質故也燕禮君尊有冪方壺圓壺無冪卑屈於尊故也昏禮尊於室內有冪尊於房戶外無冪賤屈於貴故也若無鄉飲與射則無所屈焉故皆有冪大射之禮冪綴諸箭則異於他冪矣

又曰特牲籩巾以綌纁裏士昏醯醬二豆葅醢四豆兼巾之士喪籩豆用布巾士婚笲緇被纁裏聘禮竹簠方玄被纁裏有司徹簠有蓋冪然則冪巾不特施於尊彞而已簠簋籩豆皆有之也冪人凡王巾皆黼則諸侯大夫士之巾不畫黼矣

蕙田案以上巾冪

明堂位其勺夏后氏以龍勺殷以疏勺周以蒲勺注龍龍頭也疏通刻其頭蒲合蒲如鳧頭也　疏夏后氏以龍勺者勺為龍頭殷以疏勺者疏謂刻鏤通刻勺頭周以蒲

勺者皇氏云蒲謂合蒲當刻勺為鳧頭其口微開如蒲草本合而末微開也

周禮考工記梓人為飲器勺一升注勺尊升也

儀禮士虞禮加勺南枋

特牲饋食禮尊兩壺於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注為酬賓及兄弟

少牢饋食禮司宮取二勺于篚洗之兼執以升

陳氏禮書𣄃巾以畫布而勺有飾明堂位曰灌尊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尊巾以疏布而勺無飾禮記曰犧

尊樿勺以素為貴是也樿白理木也與喪士素勺異矣龍勺刻之以龍也疏勺刻而疏之也蒲勺刻之以蒲也疏勺蓋與疏七疏屏疏渠眉之象同蒲勺蓋與蒲璧之象同龍水畜也疏水道也蒲水物也勺所以斗齊酒明水故其飾如此考工記曰梓人為飲器勺一升爵一升儀禮加勺於尊皆南枋則勺者北面也每尊皆加勺則尊不共勺也鄭康成曰蒲勺如鳧頭不可考也

蕙田案以上勺

儀禮士虞禮水在洗西篚在東　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　從者錯篚於尸左席上　尸飯播餘於篚　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嚌之實於篚　佐食舉魚腊實於篚　佐食受肺脊實於篚　主人答拜受爵出實於篚　從者奉篚

特牲饋食禮主人答拜受角降反於篚　卒爵降實爵於篚　卒受者實觶於篚　降實散於篚

少牢饋食禮觶實於篚

陳氏禮書詩序曰實幣帛筐篚禹貢厥篚玄纁而織文絲縞之類皆以篚儀禮罍洗之西皆有篚又有上篚下篚膳篚之辨則上篚在堂下篚在庭膳篚特饌君爵而已篚之為物可以盛幣帛可以盛勺觶可以盛苴茅士虞苴刌茅長五寸束之實於篚可以代肵俎士虞佐食受肺脊實於篚可以實黍稷肆師大朝覲佐儐共設篚罋此篚之實黍者也公食大夫豆實實於罋簋實實於篚而篚者

筐類也其用以實簋實宜矣鄭氏曰篚其筐字之誤歟不必然也鄭氏又曰篚竹器如笭說文曰篚如竹篋篋有蓋是以舊圖篚亦有蓋

蕙田案以上篚

士虞禮設洗於西階西南士冠禮注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士用鐵　疏盥手洗爵之時恐水穢地以洗承盥洗水而棄之故云棄水器云士用鐵者案漢禮器制度洗之所用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

水在洗西士冠禮注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其大小異　疏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罍及大小異者此亦案漢禮器制度尊卑皆用金罍及其大小異此篇與昏禮鄉飲酒鄉射特

牲皆直言水不言罍大射惟云罍水不云枓少牢云司宮設罍水于洗東有枓鄭注云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欲見罍枓俱有餘文無者不具之意也

匜水錯於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注流匜吐水口也　簞巾在其東

士虞禮記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匜東面執巾者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注槃以盛棄水為淺汙人也

特牲饋食禮設洗於阼階東南

特牲饋食禮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注榮屋翼也

水在洗東注祖天地之左海

特牲饋食禮尸盥匜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内之右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内之右象洗在東

少牢饋食禮司宮設罍水於洗東有枓設篚於洗西南肆注枓㪺水器也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疏云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者言凡總儀禮一部内用水者皆須罍盛之沃盥水者皆用枓為之鄭言禮在此者以士冠禮直言水在洗東士昏禮亦直言水在洗東鄉飲酒特牲記亦云云然皆不言罍器亦不云有枓其燕禮大射雖云罍水又不言有枓故鄭云凡此等設水用罍沃盥用枓其禮具在此故餘文不具省文之義也　小祝設槃匜與簞巾於西階東注為尸將盥　宗人奉槃東面於庭南一宗人

奉匜水西面於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於槃北乃沃尸注庭南沒霤　疏庭南者於庭近南是沒盡門屋霤近門而盥也是以特牲亦云尸入門北面盥繼門而言即亦沒霤者也

陳氏禮書盛水者罍也䤈水者枓也盛棄水者洗也天子諸侯之屋四注故洗當東霤大夫士之屋兩下故洗當東榮水在洗東祖左海也南北以堂深則遠近也公食大夫鄉飲鄉射言洗與水而不及罍大射燕禮言罍水而不及枓少牢兼言罍水有枓互相備

矣故鄭氏於少牢言凡設水用罍沃盥用枓禮在此也洗皆在東階士虞設於西階西南反吉禮也篚皆在洗西士虞篚在洗東以洗在西階也然罍洗者臣下之所就熟耳若人君與尸則有槃匜焉公食大夫小臣具槃匜在東堂下士虞匜水錯於槃中南流特牲尸盥匜水實於槃中少牢小祝設槃匜盥人君與尸尊不就洗故設槃匜則匜之用猶罍水也槃之用猶洗開元禮皇帝皇后行事有槃匜亞獻以下及攝事者無之亦君尊不就洗之義士喪設

盆盥於饌東則奠禮未用罍洗歟

蕙田案以上罍洗枓槃匜

詩小雅楚茨執爨踖踖傳爨饔爨廩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　疏傳正義曰以祭祀之禮饔爨以煮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各有司故兼二爨也少牢云雍人概鼎匕俎于饔爨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人概甑甗匕與敦于廩爨廩爨在饔爨之北故知有二焉踖踖爨竈有容者謂執爨之有容儀也

何氏楷曰爨賈公彥云今之竈也周公制禮之時謂之爨至孔子時則謂之竈案少牢禮有饔爨有廩爨雍爨以炙肉雍人掌之廩爨以炊米廩人掌之特牲

禮有牲爨有魚腊爨即雍爨也然無廩爨而有饎爨主婦視之舊說炊黍稷曰饎饎廩所爨同物而比饎為大則行禮之人異耳此詩言為俎言燔炙則所執者乃雍爨也踖說文云長脛行也重言踖踖爾雅云敏也

周禮天官亨人職外內饔之爨亨煮注職主也爨今之竈主於其竈煮物也

儀禮士虞禮魚腊爨亞之北上注爨竈　饎爨在東壁西

面注炊黍稷曰饎饎北上上齊於屋宇於虞有亨饎之爨彌吉

特牲饋食禮記主婦視饎爨於西堂下注炊黍稷曰饎宗婦為之爨竈也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坫古文饎作糦周禮作饎牲爨在廟門外東南魚腊爨在其南皆西面饎爨在西壁注饎炊也西壁堂之西墻下

少牢饋食禮雍爨在門東南北上注爨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人北上羊豕魚腊皆有竈竈西有鑊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疏云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案特牲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廩爨在饔爨之北

禮記禮器燔柴於奧注奧當為爨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饎爨饔爨也時人以

為祭火神
乃熂柴

蒐田案以上爨

周禮天官亨人掌共鼎鑊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疏云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者案少牢爨在廟門外之東大夫五鼎羊豕腸胃魚腊各異鑊鑊別有一鼎鑊中肉孰各升一鼎

春官大宗伯省牲鑊注鑊烹牲器也疏案特牲少牢鑊即爨在廟門之外東壁也

小宗伯大祭祀省鑊注省鑊視烹腥熟疏案禮運云腥其俎熟其殽鄭云腥其俎豚解而腥之熟其殽體解而爓之此謂祭宗廟朝踐饋食節彼下文更有體其犬豕牛羊謂室中饋熟亦須鑊鄭不言畧也

秋官小司寇凡禋祀五帝實鑊水注其時鑊水當以洗解牲體肉

士師祀五帝則沃尸及王盥洎鑊水注洎謂增其沃汁

儀禮少牢饋食禮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注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　疏云魚腊從羊膚從豕者上文概鼎時鄭云羊豕魚腊皆有竈令陳鼎宜各當其鑊此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故云魚腊從羊膚從豕也其實羊豕魚腊各有鑊也此直有羊豕前注言皆有竈可知魚腊皆有竈案士虞禮側亨於門外之右東面魚腊爨亞之北上士之魚腊皆有爨則大夫魚腊皆有鑊可知故羊豕魚腊皆有竈也

爾雅附耳外謂之釴注鼎耳在表

款足者謂之鬲注鼎曲脚也　疏此別鼎名也鼐最大者名鼐體圜斂上而小口者名鼒詩周頌云鼐鼎及鼒鼒附耳在鼎表者名鉽款濶也謂鼎足相去疏濶者名鬲

䰝謂之鬵注詩曰漑之釜鬵

鬵鉹也注涼州呼鉹　疏䰝一名鬵涼州名鉹方言云甑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餾是也注詩曰漑之釜鬵檜風匪風篇文也

詩召南采蘋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傳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箋云亨蘋藻者于魚湆之中是鉶羹之芼　疏方曰筐圓曰筥有足曰錡無足曰釜此皆爾雅無文傳以當時驗之以錡與釜連文故知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

釜曰錡定本有足曰錡下更無傳俗本錡下又云無足曰釜少牢禮用羊豕也經云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下乃云上佐食羞兩鉶取一羊鉶於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鉶於房中皆芼注云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牲體在俎下乃設羊鉶豕鉶云皆芼煮于所亨之涪始盛之鉶器也故特牲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今教成祭牲用魚芼之以蘋藻則魚體亦在俎蘋藻亨于魚涪之中矣故鄭云魚為俎實蘋藻為羹菜以準少牢之禮故知在鉶中為鉶羹之芼知非大羹盛在鐙者以大羹不和貴其質也此有菜和不得為大羹矣魯頌曰毛炰胾羹傳曰羹大羹鉶羹也以經單言羹故得兼二也特牲禮云設大羹涪于醢北注云大羹涪煮肉汁則涪汁也

何氏楷曰受物曰盛盛之湘之奠之皆謂蘋藻也筐

筥皆竹器筐說文本作匡徐鍇云受物之器象形正
三方也筥說文云箱也陳祥道云宋魏之間謂箸筩
為筲則其制圓而長矣或作篆方言云江沔之間謂
之籅南楚謂之篗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箄亦作
籧月令曲植籧筐是也湘之訓烹似無其義韓詩作
鬺說文本作鬺漢志鬺享上帝史記武紀禹鑄九鼎
皆嘗鬺烹顏師古云鬺烹一也古人音同者字得通
用許慎云江淮之間謂釜曰錡陸德明曰三足釜也

毛傳云無足曰釜古作鬴鄭玄云烹蘋藻者於魚湆之中是鉶羮之芼又曰魚為俎實蘋藻為羮菜湆汁也鉶盛和羮器凡肉味之有菜和者則以鉶盛之故謂之鉶羮芼者用菜雜肉為羮之名先將蘋藻烹於魚汁之中始盛之鉶器所謂芼以蘋藻者也

陳氏禮書周禮亨人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小宗伯祭之日逆齌省鑊小司寇禋祀五帝實鑊水士師祀五帝洎鑊水少牢饔人陳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

豕鑊之西詩傳曰有足曰錡無足曰釜又曰鬲釜屬說文曰江淮之間謂釜曰錡又曰鑊鑴也鍑釜大口者又曰朝鮮謂釜曰錪鬵大釜也一曰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鬵爾雅曰窾足謂之鬲鍪鑊也鑴也釜也鬵也錡也鬲也錪也鍑也皆烹飪之器也錡有足者也鬲空足者也鬵大釜也鍑釜口大者也詩以錡釜湘菜以釜鬵烹魚周禮儀禮以鑊烹牲則鑊又大於釜矣

儀禮少牢饋食禮廩人概甑甗注廩人掌米入之藏者甗如甑一孔古文甑為烝

周禮考工記陶人陶人為甗實二鬴厚半寸脣寸注量六斗四升曰鬴鄭司農云甗無底甑

盆實二鬴厚半寸脣寸

甑實二鬴厚半寸脣寸七穿

陳氏禮書少牢禮雍人概鼎匕廩人概甑甗爾雅甑謂之鬵鬵鬵也孫炎曰關東謂甑為鬵涼州謂甑為

鈐方言曰自關而東或謂之甗或謂之鬵或謂之酢

鎦甗陶器也春秋之時齊有玉甗則其所以實者也

鬵大釜也毛氏許慎以鬵為釜屬而爾雅方言以鬵

為甑則其名同者也考工記豆實三而成㱿則㱿之

所容斗二升矣庾實二㱿則二斗四升也聘禮十六

斗曰庾申豐曰粟五千庾杜預亦曰庾十六斗昭二十六

年左則庾固有大小者也鄭司農曰甗無底甑鄭康成

釋儀禮曰甗如甑一孔蓋無底則一孔而已賈逵䀋

者豆而量容四升亦曰豆容六升謂之庾而容二斗四升亦謂之庾有臂謂之釜而無足亦謂之釜則釜屬謂之鬵甑亦謂鬵可也謂鼎上大下小若甑曰鬵則鬵非特名甑而已

蒸田粢以上鑊甑甗

詩大雅生民于豆于登傳豆薦葅醢也登大羹也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湆不和實疏于登是登為大羹湆者肉汁太古之羹也不調以鹽菜以質故以瓦器盛之

爾雅釋器瓦豆謂之登疏對文則木曰豆瓦曰登散則皆名豆故云瓦豆謂之登冬官

旊人掌為瓦器而云豆中縣鄭云縣繩正豆之柄是瓦亦名豆也

陳氏禮書登瓦器也儀禮作鐙則登亦金為之其實大羮食禮用之飲酒不用故公食大夫設於醬西鄉飲鄉射燕禮不設也士虞特牲有司徹皆設之少牢不言設者以特牲有司徹見之也

蕙田案以上登

詩小雅大東有捄棘匕傳捄長貌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　疏捄為匕之狀故知長貌雜記云匕用桑長三尺是也鼎實煮肉也煮肉必實之於鼎必載之者以古之祭祀享食必體解其肉之胖

既大故須以匕載之載謂出之於鼎升之於俎也雜記注亦言匕所以載牲體牲體即鼎實也言棘赤心者以棘木赤心言於祭祀賓客皆赤心盡誠也吉禮用棘雜記言用桑者謂喪祭也待賓客之匕禮當用棘傳言赤心解本用棘之意未必取赤心為喻

儀禮特牲饋食禮記棘心匕刻注刻若今龍頭

少牢饋食禮雍人概鼎匕注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　廩人概甑甗匕注匕所以匕黍稷者也　疏云匕所以匕黍稷也者上雍人云匕者所以匕肉此廩人所掌米故云匕黍稷也　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匕皆加於鼎東枋

有司徹陳鼎如初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二匕以從匕皆加於鼎東枋注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凡三匕鼎一匕雍人覆二疏匕於其上皆縮俎西枋注疏匕匕柄有刻飾者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於疏匕若是者三注挑謂之歃讀如或舂或抌之抌字或作挑者秦人語也此二匕者皆有淺升狀如飯橾挑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注猶瀉也今文挑作抌挹皆為扱

陳氏禮書雜記云枇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易曰不喪匕鬯詩曰有捄棘匕特牲禮棘心匕刻少牢饋食

禮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廩人概甑甗匕與敦於廩爨有司徹司馬以二手執挑匕枋以挹湆注於疏匕若是者三又云雍正雍府加匕於鼎東枋雍人覆二疏匕於俎上葢匕之別有四有黍稷之匕有牲體之匕有疏匕有喪匕三匕以棘喪匕以桑廩人之所概黍稷之匕也雍人之所概牲體之匕也牲體之匕挑匕也其制則黍稷之匕小於挑匕挑匕小於疏匕何則敦之量不過三豆而高不過一尺則黍稷之匕小

矣挹之以挑匕然後注於疏匕者三則疏匕大矣詩於角弓兕觥皆言其觩於天畢與匕皆言有捄則匕之制非挺然也儀禮或作朼或作匕所謂執匕柢匕取匕加匕覆匕自匕言之也所謂朼魚朼者乃朼長朼卒朼自用匕言之也特牲少牢有司徹公食昏禮舉鼎執匕俎皆異其人士喪禮執匕執俎皆舉鼎者為之吉禮尚文喪禮尚畧故也特牲右人於鼎北匕肉左人於鼎西載諸俎士虞禮則右人載者以吉禮

尚右喪禮尚左故也

儀禮少牢饋食禮上佐食羞兩鉶　皆有柶尸扱以柶

陳氏禮書說文曰柶匕也鄭氏曰柶如匕士冠士昏

醴柶皆用角士喪禮醴柶皆用木以木質於角故也

士喪東方之饌用木柶　既夕厥明奠用木柶　王府大喪共角柶士喪楔齒

用角柶以角貴於木故也柶施於醴亦施於鉶公食

大夫少牢饋食鉶柶不言其材葢亦角為之歟其制

則先儒以為枋長尺櫬博三寸醴柶之櫬淺鉶柶之

襯深理或然也柶之所用有多有寡授柶之禮有面枋有面葉公食大夫設柶鉶而柶扱上鉶少牢羞二鉶皆有柶葢仁於賓者以同為樂仁於神者以異為敬故也冠禮贊者既酌面葉以授賓賓面枋以授冠者冠者面葉以扱祭昏禮贊者既酌面葉以授主人主人面枋以授賓賓亦面葉以扱祭聘禮宰夫既酌面枋以授公公面枋以授賓而授公不面葉葢冠之賓昏之主人必訝受而公不訝受故也

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入當阼階南面

注畢狀如叉蓋為其似畢星取名也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朼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於末朼畢同材明矣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叉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叉何哉此無叉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祭也主人未執事祔練祥執事用桑叉自此純吉用棘心叉　疏云畢狀如叉者下引舊說有他神物惡桑叉之言故以叉而言云蓋為其似畢星取名焉者案詩云有捄天畢載施之行無正文故云蓋以疑之也云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知必然者以經言宗人執畢先入是導之也又知既錯又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者以經云當阼階南面明鄉主人執畢臨匕備失脫可知也云今此朼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者案下記云棘心匕刻是也知畢

亦棘心者以雜記匕畢同用桑據喪祭今吉祭匕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也云祔練祥執事用桑又者以其虞時主人不執事則祔以執事用桑又則雜記所云畢也云自此純吉用棘心又者除祥後則禫月及吉祭用棘心也案易震卦彖辭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鄭注云雷發聲於百里古者諸侯象諸侯出教令能警戒國内則守其宗廟社稷為之祭主不亡其匕鬯人君於祭匕牲體薦鬯而已其餘不親為也若然諸侯親匕牲體大夫不親者辟人君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親匕也

陳氏禮書爾雅曰濁謂之畢濁畋器也郭氏曰掩兔之畢畋器曰畢祭器亦曰畢皆象畢星也詩曰兕觥其觩角弓其觩有捄棘匕有捄天畢捄者曲而長也則畢之

狀可知矣鄭氏曰畢狀如叉　雜記言枇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刋其柄與末詩言棘匕特牲記亦言棘心匕刻畟匕用桑而畢亦桑則吉匕用棘而畢亦棘此鄭氏所以言匕畢同材也然桑黃棘赤各致其義舊圖謂匕畢皆漆之誤矣特牲主人及佐食舉牲鼎宗人執畢先入贊者錯俎加匕鄭氏曰主人親舉則宗人執畢導之以畢臨匕載備失脫也少牢及虞禮無文何哉少牢大夫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其說是也

大射司馬正東面以弓為畢鄭氏曰畢所以教助執者則畢又可用以指教歟

蕙田案以上匕柶畢

周禮地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置其絼共其水槀注飾謂刷治潔清之也鄭司農云楅衡所以楅持牛也絼著牛鼻繩所以牽牛者今時謂之雉與古者名同皆謂夕牲時也杜子春云楅衡所以持牛令不得抵觸人玄謂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也水槀給殺時洗薦牲也絼字當以豸為聲疏玄謂楅設於角者楅者相楅迫之義故知設於角云衡設於鼻者衡者横也謂横木於鼻今之駝猶然故知設於鼻破先鄭子春之義云如椵狀者漢時有置於犬之上謂之椵

故舉之以為況衝者也云水藁給殺時洗薦牲也者其牛將殺不須飼之又充人已飼三月不得將殺始以水藁飲飼水所以洗牲藁所以薦牲故雙言洗薦牲也云絼字當以豸為聲者爾雅有足曰蟲無足曰豸但牛紖以麻為之從絲為形以豸為聲故云絼字當以豸為聲

詩魯頌閟宮秋而載嘗夏而楅衡 傳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 箋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 疏楅衡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地官封人云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楅衡注云楅設於角衡設於鼻如椵狀如波注楅衡別兩處設之此箋申傳言楅衡其牛角為其觝觸人以衡楅為一者無文故兩解也

禮記祭統及迎牲君執紖 注紖所以牽牲也周禮作絼 疏君執紖者紖牛鼻繩君

自執之入繫於碑

陳氏禮書周官封人凡祭祀飾其牛牲設其福衡置其絼詩曰秋而載嘗夏而福衡毛氏曰福持牛也絼著牛鼻以牽者鄭康成曰福設於角衡設於鼻又曰福衡其牛角為其觸觝人也葢福衡以木為之橫設於角則福幅其角猶射以福幅其矢也絼則少儀祭統所謂紖也少儀牛則執紖祭統及迎牲君執紖康成於詩合福衡以為一於禮離福衡以為二是自惑也

蕙田案以上楅衡綴

周禮地官牛人凡祭祀共其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注鄭司農云互謂楅衡之屬盆簝皆器名盆所以盛血簝受肉籠也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　疏先鄭上文楅衡共為一物後鄭已不從今以互與楅衡為一彌不可玄謂互若今屠家縣肉格其義可知但祭祀殺訖即有薦爓薦熟何得更以肉縣於互乎然當是始殺解體未薦之時且縣於互待解訖乃薦之故得有互以縣肉也故詩云或剥或亨或肆或將注云肆陳也謂陳於互者也

陳氏禮書牛人凡祭祀共牛牲之互與其盆簝以待事鄭司農謂互楅衡之屬盆以盛血簝受肉籠也鄭

康成謂互若今縣肉格楚茨詩曰或剝或亨或肆或將毛氏曰或陳於牙或齊於肉葢互牙古字通用祭之日君牽牲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鸞刀以封盛血以盆受肉以簝然後陳肉於互以授亨人亨之掌舍設梐枑脩閭氏掌比國中宿互者互行馬也肉格謂之互葢其制類此鄭司農以為楅衡之屬非是

蕙田案以上互盆簝

詩小雅信南山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傳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箋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

禮記郊特牲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后斷也疏貴其義也者言割刀之用必用鸞刀貴其聲和之義聲和而后斷也者必用鸞鈴之聲宮商調和而后斷割其肉也

祭義鸞刀以刲取膟膋

祭統君執鸞刀羞嚌疏君執鸞刀羞嚌者嚌肝肺也嚌有二時一是朝踐之時取肝以膋貫之入室燎於爐炭出薦之主前二是謂饋熟之時君以鸞刀割制所羞嚌肺横切之使不絕亦奠於俎上尸

並嚌之故
云盖嚌

陳氏禮書詩曰執其鸞刀以啟其毛記曰割刀之用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斷也又曰鸞刀以封公羊傳曰鄭伯右執鸞刀以逆楚王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割中節也孔穎達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何休曰鸞刀宗廟割切之刀環有和鋒有鸞考之詩禮曰和鸞雝雝曰登車聞和鸞之聲有鸞必有和鸞在前和在後詩有言鸞鑣有言八鸞則和

可知有言和鈴則鸞可知然則何休言鸞刀之制葢有所授耳夫和非斷則牽斷非和則劇故天以秋肅物而和之以兑聖人以義制物而和之以仁鸞刀以和濟亦此意也易曰利物足以和義說文鸞赤神之精赤色五采雞形鳴中五音

蕙田案以上鸞刀

周禮天官凌人祭祀共冰鑑

賈氏公彦曰此云祭祀者謂天地社稷及宗廟之等皆共鑑

蔥田案鑑之制鄭康成謂如甀大口賈公彥謂甀即今之甕也廖百子則謂上體如斗有跌稜鏤底如風牕承以大盤置食於下設氷於上使寒氣通徹以禦暑二說不同當更考之

蕙田案以上氷鑑

秋官伊耆氏掌國之大祭祀共其杖咸注咸讀為函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有司以此函藏之既事乃授之　疏下二文云授杖此經唯言共杖函止謂祭祀時臣雖老合

杖但為祭祀尚敬暫去之去杖之時共杖函盛之祭祀訖還與老臣拄之老臣雖杖於朝事鬼神尚敬去之謂七十有德君不許致仕者也王制云七十杖于國八十杖于朝謂得致仕者與此異也

鄭氏鍔曰杖之有咸猶節之有英蕩爾

蕙田案以上杖咸

右器用

禮記禮運汙尊而抔飲注汙尊鑿地為尊也　疏謂鑿地汙下而盛酒故云汙尊

周禮春官鬯人凡祭祀社壝用大罍注大罍尾罍　疏知大罍是尾罍者旊人為尾簋據外神明此罍亦用尾取質畧之意也

禜門用瓢齎 注杜子春讀齎為粢瓢謂瓠蠡也粢盛也玄謂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

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 注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曰凡四方山川用蜃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鄭司農云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疏經直云蜃器之蜃鄭總云祭器之蜃不辨宗廟及社稷之器則宗廟社稷皆用蜃飾之知義然者案此注引左傳云石尚來歸蜃公羊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而盛肉故名肉為蜃是社祭之器為蜃也大行人云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為脤是其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事也

王氏與之曰祭有酒器有肉器亦皆有以蜃為飾者鬯人云凡山川四方用蜃是酒器也大宗伯云以脤膰之禮親兄弟之國是肉器也

春官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 注蜃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 疏云畫為蜃形者亦謂漆畫之

凡祼事用概 注概尊以朱帶者 疏概尊以朱帶者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以朱帶落腹故名概概者横概之義故知落腹也

凡疈事用散 注無飾曰散 疏云無飾曰散者以對概蜃獻象之等有異物之飾此無故曰散云疈事者即大宗伯云疈辜祭四方百物者也

禮記禮器尊於瓶 注瓶炊器也 疏爨者是老婦之祭其祭卑盛酒於瓶

詩小雅蓼莪缾之罄矣維罍之恥 傳缾小而罍大罄盡也 疏釋器云小罍

謂之坎孫炎曰酒罇也郭璞云罍形似壺大者受一斛是罍大於缾也

周頌絲衣兕觥其觩箋繹之旅士用兕觥變於祭也箋正義曰少牢特牲大夫士之祭也其禮小於天子尚無兕觥故知天子正祭無兕觥矣今此繹之禮至旅酬而用兕觥變於祭也知至旅而用之者兕觥所以罰失禮未旅之前無所可罰至旅而可獻酬交錯或容失禮宜於此時設之也有司徹是大夫賓尸之禮猶天子之繹所以無兕觥解者以大夫禮小卽以祭日行事未宜有失故無也

陳氏禮書觥亦作觵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則觥角爵也周官閭胥掌其比觥撻罰之事小胥觵其不敬者則觵罰爵也先儒謂其受七升以兕角為

之無兕則刻木為之如兕角然其用則饗燕鄉飲賓尸皆有之七月言朋酒斯饗稱彼兕觥春秋之時衛侯饗苦成叔而甯惠子歌兕觥其觩則饗有觥也鄭人燕趙孟穆叔子皮而舉兕爵是燕有觥也閭胥掌比觥是鄉飲有觥也絲衣言兕觥是賓尸有觥也盖燕禮鄉飲酒大夫之饗皆有旅酬無算爵於是時也用觥

大雅公劉酌之用匏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　箋酌酒以匏為爵言忠敬也

行葦酒醴維醹酌以大斗傳大斗長三尺也傳正義曰大斗長三尺謂其柄也漢禮器制度注勺五斗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以樽用此勺耳其在樽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

陳氏禮書詩大東曰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又曰維北有斗西柄之揭行葦曰酒醴維醹酌以大斗蓋斗亦謂之勺勺非斗也勺挹於樽彝而注諸爵瓚斗挹於大器而注諸樽彝舊圖樽受五斗斗實五升勺柄長二尺四寸斗柄長三尺蓋其所傳者尚矣史記曰趙襄子令工人作為金斗長其尾可以擊人與代

王飲廚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此又非先王之所謂斗

書顧命上宗奉同瑁疏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也上宗鄭玄云猶太宗變其文者宗伯之長大宗伯一人與小宗伯二人凡三人使其上二人也

蔡傳同爵名祭以酌酒者

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饗疏天子執瑁故受瑁為主同是酒器故受同以祭三祭各用一同非一同而三反也三宿為三進爵從立處而三進至神所也三祭三酬酒於神坐也每一酬酒則一奠爵三奠爵於地也經典無此咤字以既祭必當奠爵既言三祭知三咤為奠爵也王

肅亦以咤為奠爵禮於祭末必飲神之酒受神之福禮特牲少牢主人受嘏福是受神之福也此非大祭故於王三奠爵訖上宗以同酌酒進王讚王曰饗福酒也

蔡傳宗伯曰饗者傳神命以饗告也

鄒氏季友曰吉祭尸受酒灌於地此非吉祭不迎尸故王代尸祭酒也

太保受同降盥以異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疏祭祀以變為敬不可即用王同故太保盥手更洗異同實酒乃秉璋以酢祭於上祭後復報祭猶如正祭大禮之亞獻也半圭曰璋亞獻用璋瓚此非正祭亦是亞獻之類故亦執璋若助祭公侯伯子男自得執圭璧也

太保受同祭嚌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

蔡傳以酒至齒曰嚌太保復受同以祭飲福至齒宅居也太保退居其所以同授宗人又拜王復答拜太保飲福至齒者方在喪疚歆神之賜而不甘其味也若王則喪之主非徒不甘味雖飲福亦廢也

蕙田案以上汙尊也大罍也瓢齎也㞒尊也概尊也散尊也瓶也觥也匏也斗也同也皆非宗廟所用而為他祭祀之尊汙尊禮運汙

尊而抔飲鄭注鑒地為尊大罍春官鬯人社壝用大罍鄭注瓦罍賈疏知大罍是瓦罍者旊人為瓦簋據外而言此罍亦用取其質畧之意瓢齎鬯人禜門用瓢齎鄭注瓢謂瓠蠡齎讀為齊取甘瓠割去柢以齊為尊蜃尊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鄭注蜃水中蜃漆尊畫為蜃形蚌曰含漿尊之象也案地官掌蜃祭祀共蜃器之蜃是以蜃為飾非畫為蜃形也

山堂云口徑一尺二寸底徑八寸足高二寸

下徑九寸底至口上下徑一尺五分容五斗

概尊鬯人凡祼事用概鄭注概漆尊以朱帶

者賈疏概尊朱帶玄纁相對既是黑漆為尊

以朱帶落腹故名概尊祼從埋謂祭山林山

堂云形制容受一如蜃尊散尊鬯人凡疈事

用散鄭注漆尊無飾曰散山堂云概尊散尊

皆容五斗案此與角散之散不同彼散爵容

五升此散尊容五斗大小殊也瓶禮器與者老婦之祭尊於瓶鄭注盛酒於瓶詩小雅瓶之罄矣維罍之恥朱傳瓶小罍大皆酒器也

觥一名兕爵陳氏禮書曰詩卷耳七月桑扈絲衣言兕觥則觥角爵也罰爵也匏爵公劉詩酌之用匏疏云匏自然之物陸佃禮圖云舊圖用匏片為爵據此乃杓也若爵宜截其鼻以盛酒不應破匏為之大斗行葦詩酌以

大斗毛云大斗長三尺疏云長三尺謂其柄也此益從大器挹之於樽用此勺耳同周書顧命上宗用同瑁孔傳同爵名疏云禮於奠爵無名同者但下文祭酢皆用同奉酒知同是酒爵之名王氏詳説曰銅爵以非宗廟所用故附器用之末云

右器用附

五禮通考卷六十六